

戰事知識叢書之二

潛水艇



5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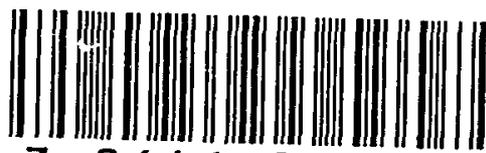
504

3

戰事知識叢書之二

# 潛水艇

葉之安·趙繁人



3 0646 9904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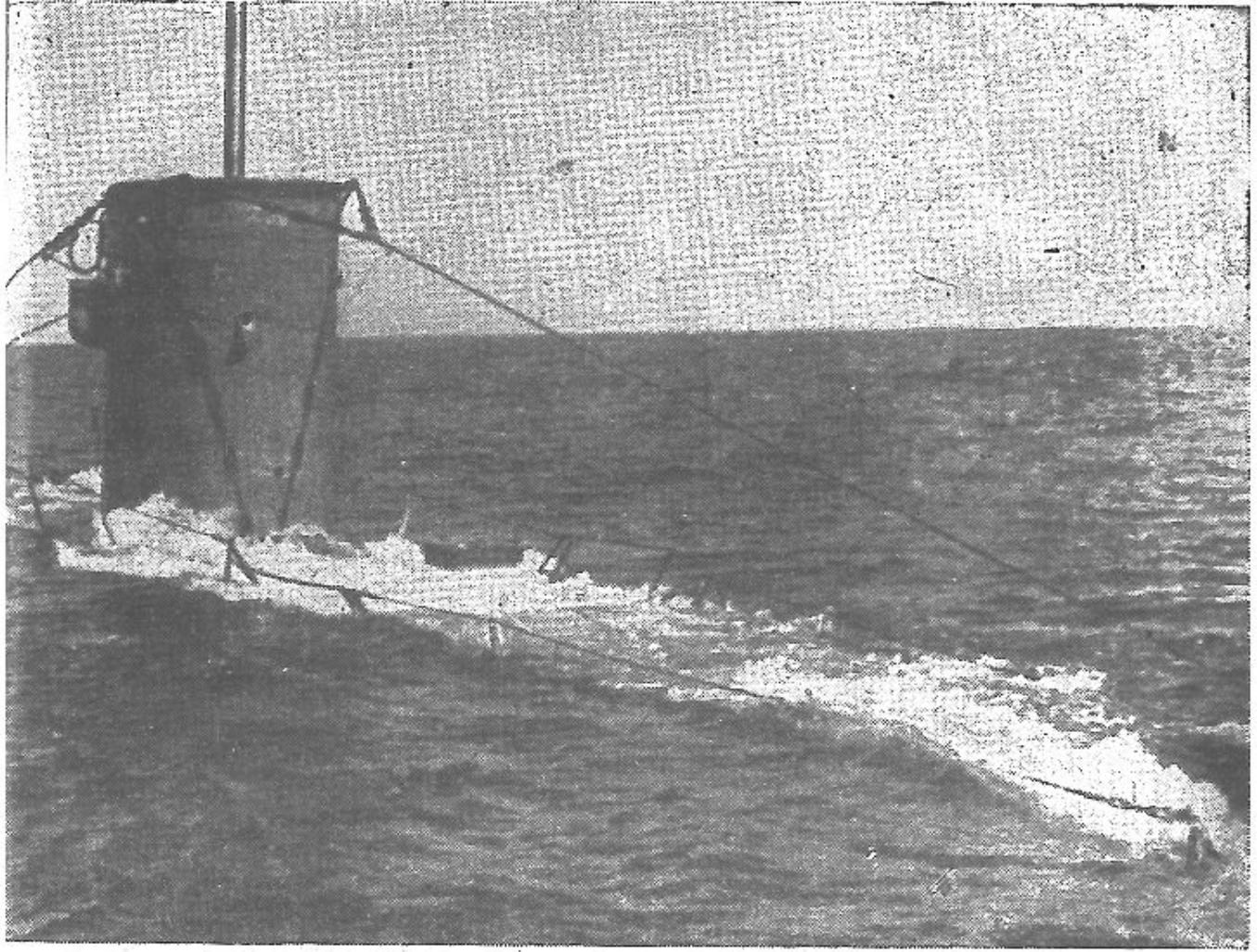
A 216069

# 潛水艇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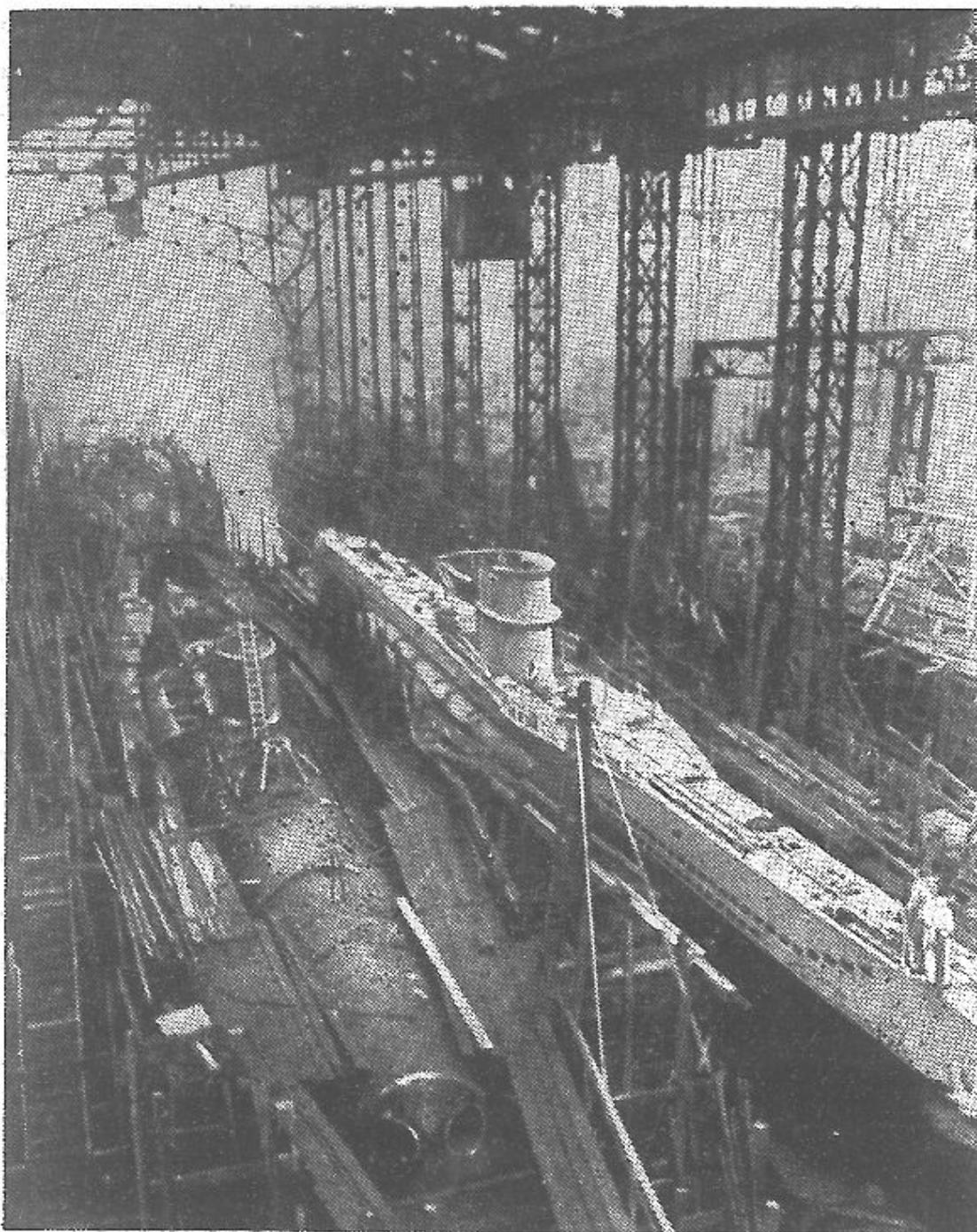
第一章	潛水艇的構造式樣和性能	(十三)
第二章	海底戰士的生活	(十八)
第三章	潛水艇的管理和指揮	(廿三)
第四章	在第二次大戰中的戰績	(廿五)
第五章	潛水艇「海豹號」的投降	(廿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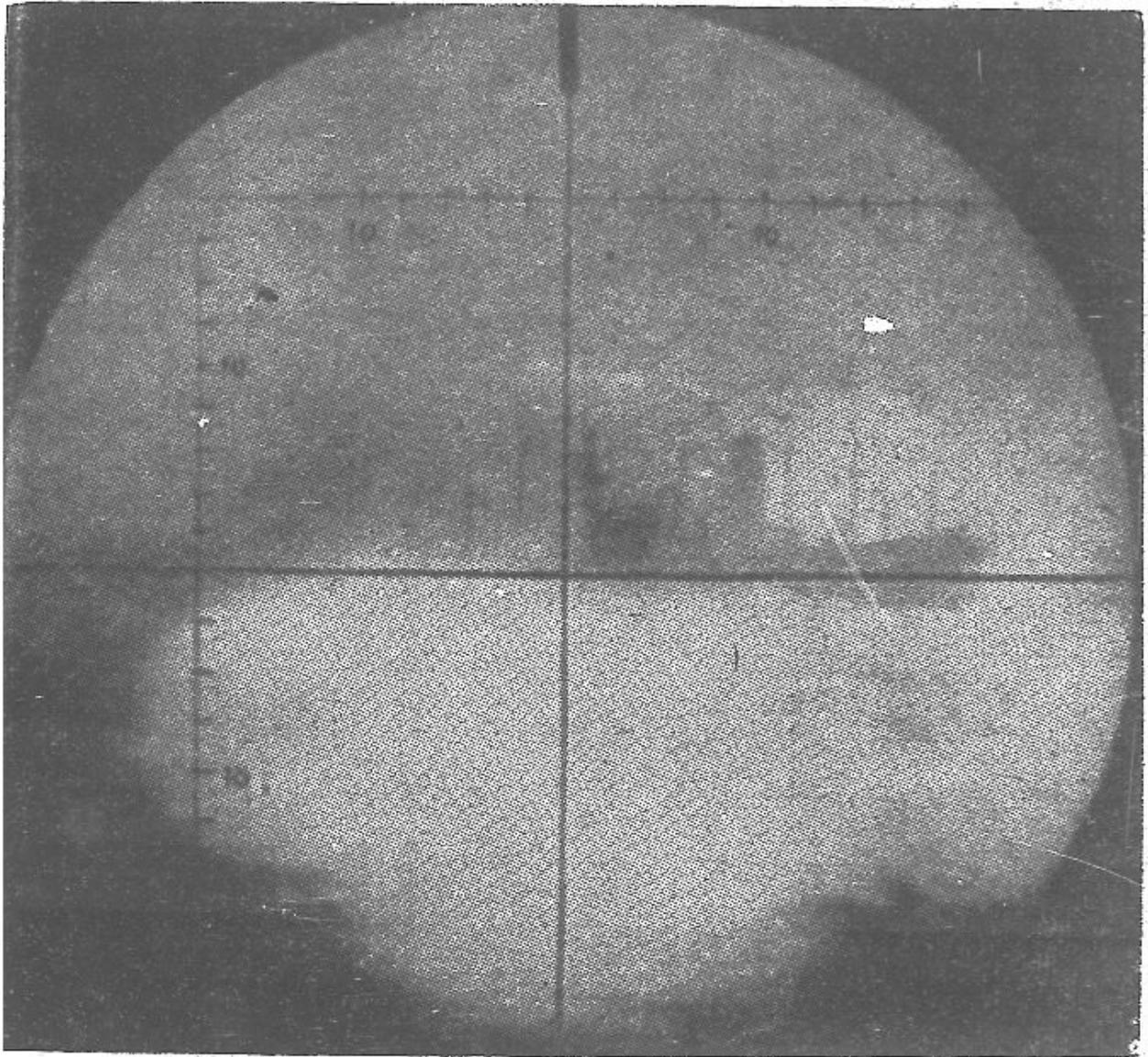
利勝的們他祝慶在們兒健上台塔在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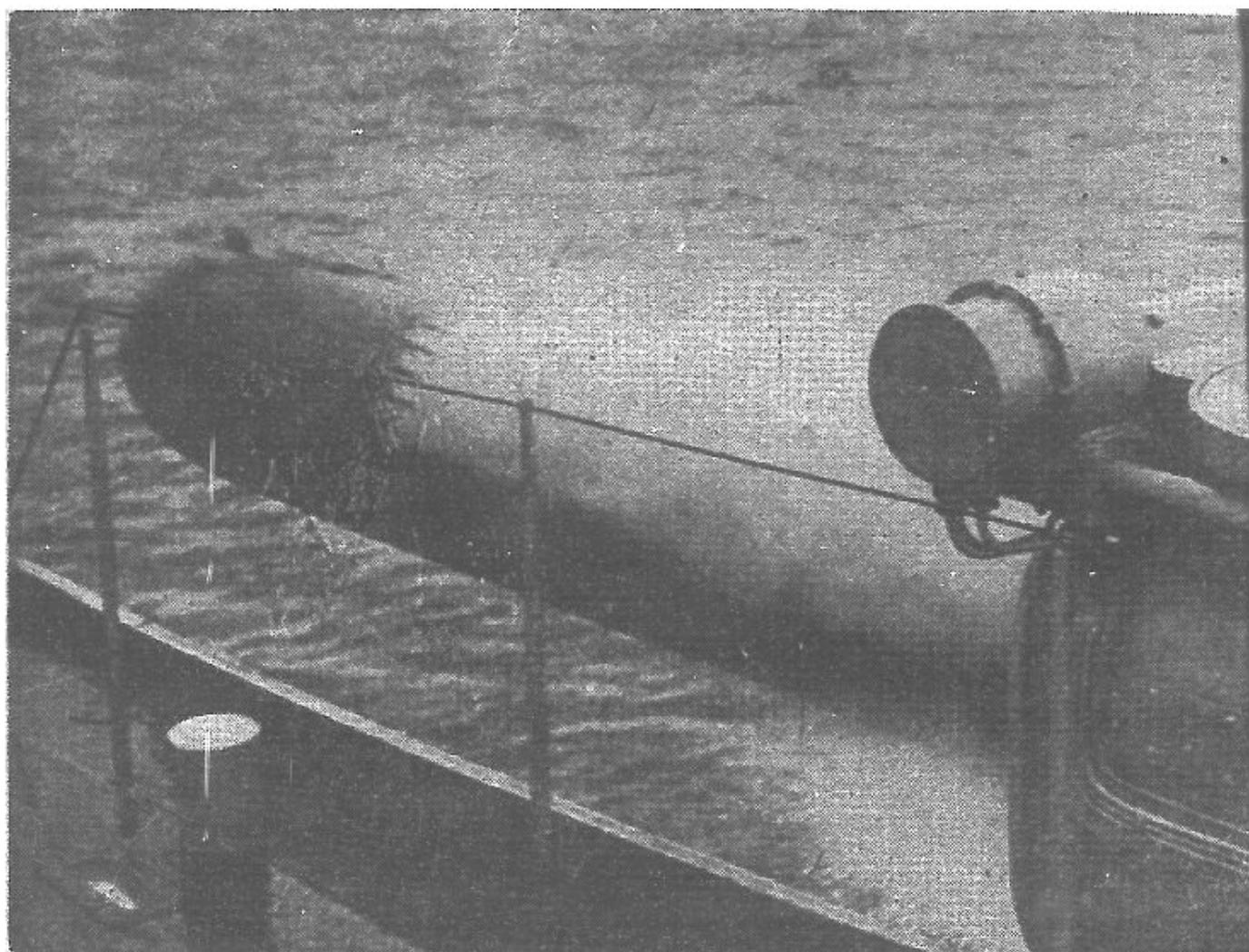
一艘潛艇半潛水中在怒濤中巡弋的敵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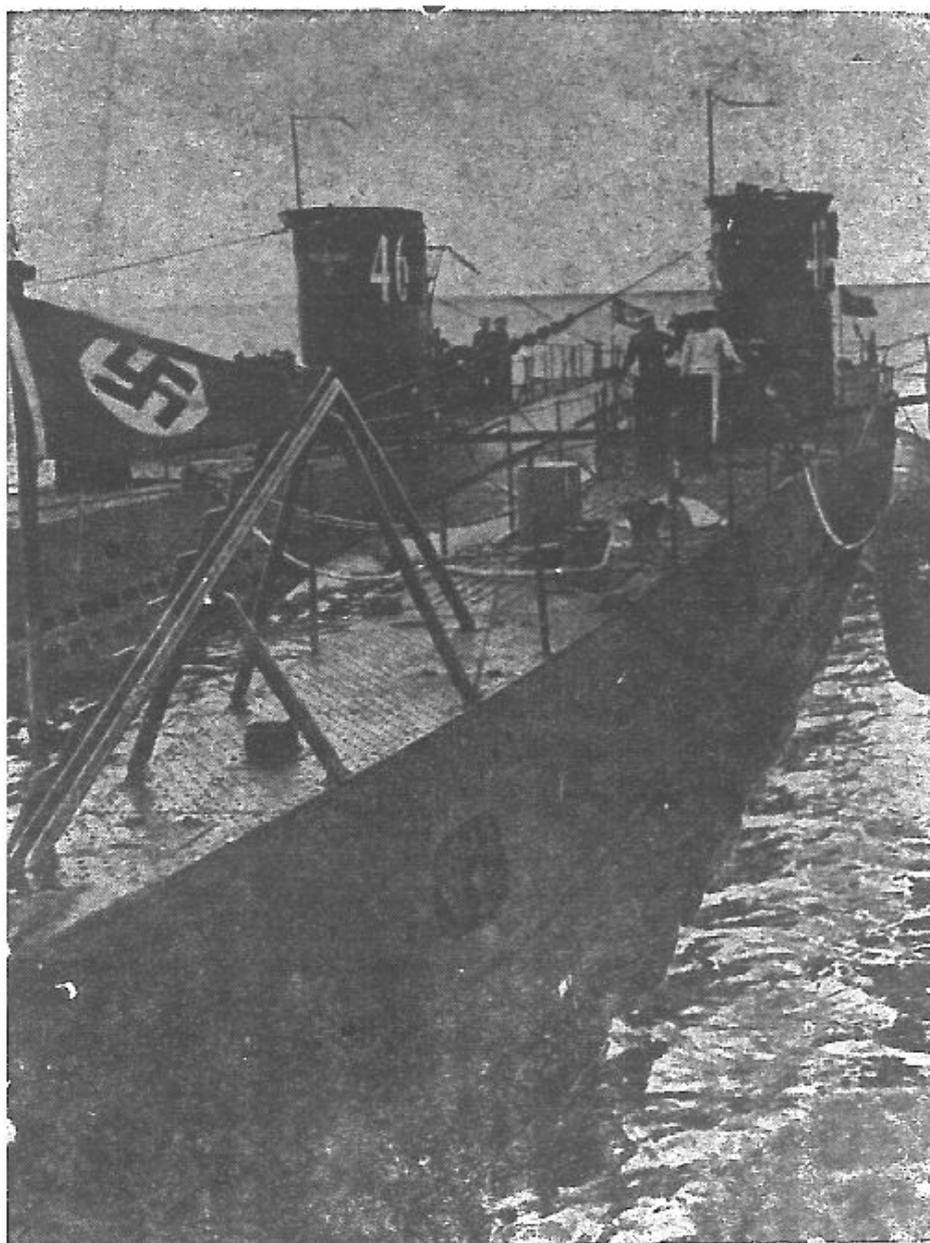
艇潛艘多的造建在正中塲船大在



由潛望鏡上遠望敵艦瞄準射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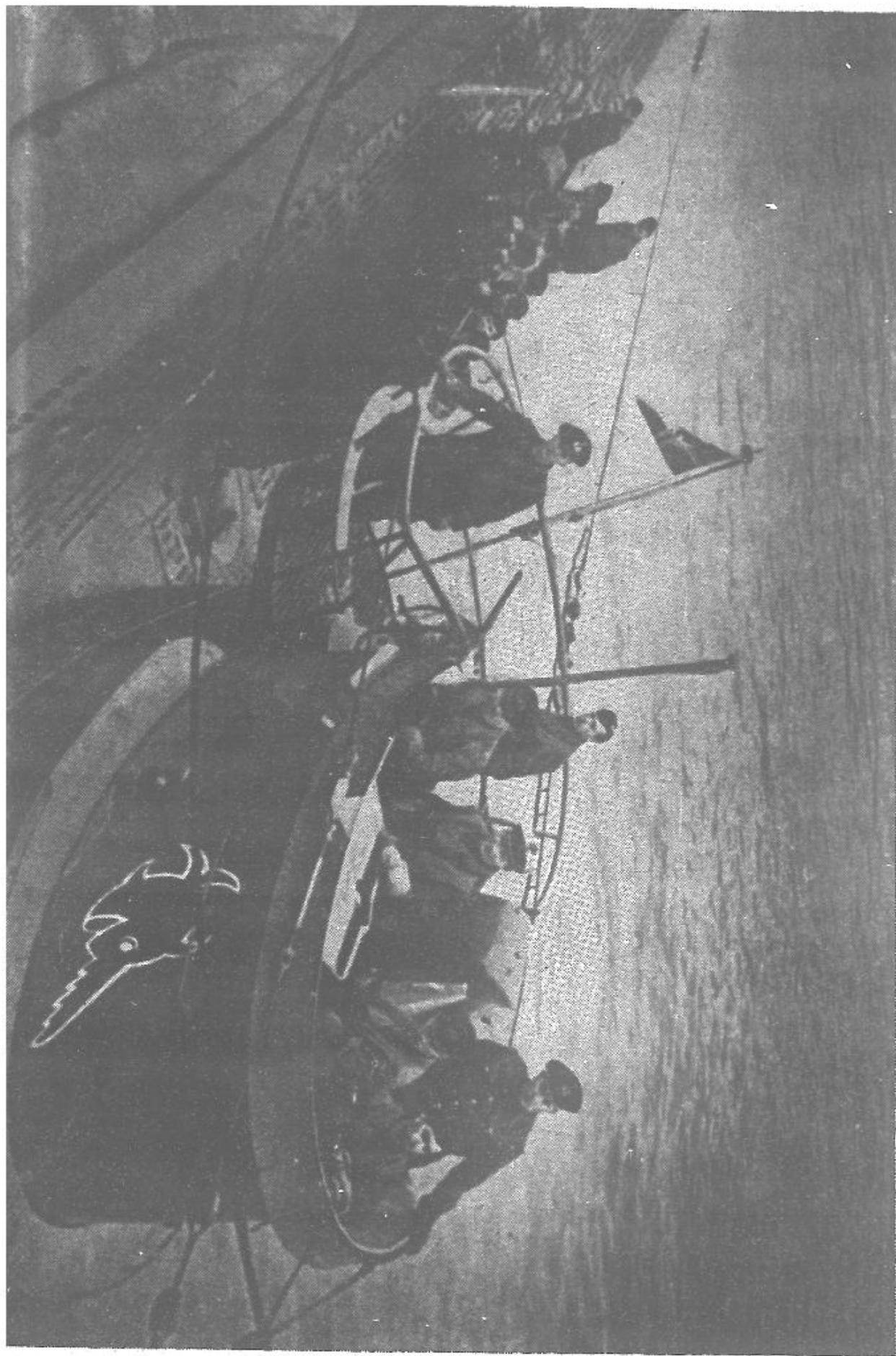
這 個 巨 大 的 魚 雷 正 在 施 放



艇潛德的港海在泊停



艇潛式新艘一又



氣空新吸呼上板甲和台塔在個個一地防歸返畢完務任

## 第一章 潛水艇的構造和性能

潛水艇是海洋戰極大的利器，短小的軀體，敏捷的動作，能浮能沉，忽上忽下；不但使敵方難以捉摸，最便宜是它的建造費祇及軍艦十分之一，甚至數十分之一，而施放魚雷的破壞力則極為強大。所以戰艦常被牠於不自覺中突然擊沉，真如暗箭射來，防不勝防。

潛艇發明的歷史，至今已有兩百多年，累經試驗改造，才進化成今日的雄姿。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潛艇，發揮了無上的威力。在這次大戰中，德國潛艇的活躍全球，突破英法海上封鎖，阻礙協約國軍隊，軍火的輸送，大部份都得力於潛水艇。

潛艇，以容量的大小，分成三等；洋潛水艇，海潛水艇，和海岸潛水艇。但是，普通的長度，總在二百五十尺左右。其中一半光景，都作設置魚雷之用；另外一半，分做數間，作為管理室與引擎室等。

和艦身下部同樣長度的，裝有許多巨大的桶子。若要將潛水艇潛伏到海水中去，那只要把海水裝滿桶子；兩頭也有幾個桶子，那是使潛艇維持艇身水平之用。至於這些水桶的裝水和卸水，當然另有特製的機械，用不到戰士去一桶桶的灌，更用不到一桶桶到的去傾，而事

實在在海水裏也不可能的。

靠着底層，有許多金屬瓶子，裝着壓縮的空氣，佔據很大的地位。而備用的魚雷，也就攜帶在艇裏。

此外，便是職員和水手的寢室，廚房，無線電報間，掌舵機，燃油桶，以及其它零星什物。

在這些設備的上層，尚有普通航行的設備，與潛望鏡，無線電桿，小砲等。

一般的人以為潛艇是一天到晚潛伏在水裏的，然而事實上却並不如此；當他在水面上巡行的時候，那是要用內燃機發動機，這跟普通公共汽車裏用的差不多，祇是身較大動力較強而已。這時航行的速度，大約為每小時二十哩。當它潛伏在水底的那時候，因為內燃機需要空氣的緣故，就不能開動於是就裝用電力發動機。這時航行的速率，就得減小一半了。

潛艇襲擊敵船的方法，約有三種；

一種是用炮擊，那是對付一般沒有裝置武器的商船。

一種是用魚雷轟擊。

另一種便是埋置水雷。

潛艇指揮官每喜用炮轟擊敵船，因為這種攻擊法最為簡便，魚雷的成本很大，而且一經

誤射，全無結果。四吋口徑砲彈可以擊沉商船，這樣就可以省下一筆費用。至於用魚雷轟擊敵船，需要幾分靈敏的手法，尤其當敵船武裝着或航行極快之際，在這種情形之下，潛水艇指揮者可以計算敵船的方向與速率，隨之而作鋸形的前進，則較易描準。

上次大戰中，發見每次出發的四艘潛水艇，如果能有一艘安然而返根據地，已是萬幸。所以弄到後來，有許多潛水艇出發時，沒有水手，全是職員了。

在海洋裏面，克制潛水艇的武器有那麼多，而新水手的訓練，却需要相當的時間，製造潛水艇的鋼板，也愈來愈薄，幾乎連槍彈都不能抵擋了。可是潛艇的失亡記錄，却與沉船記錄相反的減少，這是潛艇建造上的一種進步。

德國最近，對於潛艇又有了新的改良。據說；他們已有三十二艘潛水艇，都裝置了最新發明的二用發動機，能够在水面上或水底下行動自如，比較舊式的潛水艇，實有天壤之別。

舊式的，已如上面所說，它們是裝着二座發動機的，在海面上行駛是用內燃機發動機，而在海底下行駛時，是用電動發動機，爲的是要免得消耗艦員呼吸用的空氣。自從最新的二用發動機發明之後，每一個潛艇中，只要用一架發動機，不僅艇身可以減輕，因而增大了效率，並且在水底下行駛的時候，可以用分解器把水分分解成爲氧氣與氫氣，以供給艇中人員的應用。因此潛水艇潛伏在海底的時候，在水面上便可不再浮起呼吸的氣泡給敵人用作尋覓

艇蹤的目標。

此外，並且可以不拘任何的角度隨時下沉。因為這種發動機不必用電，是拿油來作燃料的，所以艇內的蓄電機不會因了傾斜得太厲害，而發出有礙衛生的氣體來。

德國最近有個工程師名叫「安特萊育斯德」的。對於潛艇的構造又有了新的發明。這種最新式的潛水艇，是把柴油引擎內的蓄電池，換裝了特別設計的養氣瓶，使潛艇在水底下能利用養氣的壓力而開動柴油引擎的機件，因此獲得較大的速率和更遠的射程。這些養氣瓶可以以把養氣壓縮到比從前的程度增加四百倍以上。潛艇在水底下行駛的時候，從機器裏排洩出來的濁氣，復被引擎所吸收而和養氣混合。據專家報告，在中號潛艇內除去了這些蓄電池而改裝養氣瓶以後，可以減輕艇身重量六十噸，並增加一百零六立方米的容積，因此可以換裝更大馬力的引擎和增加裝載水雷，軍火和軍糧等的重量。這種潛艇在水底下行駛的速度比水面上僅減少百分之二十，而原來用發電機在水底下開動的潛水艇，則需減少速率百分之四十以上。

意大利最近也有一種新式潛水艇的製造，牠的名稱叫做「美也兒」，（意大利語就是豬的意思）。這種潛艇分成二部份裝置：前半部是一艘魚雷艇，內部裝置許多爆炸藥品；後半部是一艘潛水艇。駕駛員二人，一官長一水手，穿了鋅製的游衣，並不坐在艇內而却騎在魚雷

艇的上面。遇到必要時，前艇和後艇可以互相分離，各走各的路。魚雷艇儘向着目的地駛去，內部裝置的是有時間性的爆炸彈，會在一定的時間內爆發。後半部的潛水艇內部另裝馬達一架，可以自行開回主力艦或母艦身旁去。這種新潛艇的名稱，就因為二個駕駛員騎在艇身上面的時候，牠的形狀有些像只豬的緣故。據報這種潛艇已在本年的一月中旬，駛入非洲的阿爾及爾港內擊沉敵方汽艇二艘，巡洋艦一艘和其他軍艦一艘。

在日本，據傳聞也已製造成功一種潛艇叫「雙人潛水艇」，全艇只長三十五呎，寬六尺，可以繼續在水中停留到八小時之久，目前已造成了二隻這樣的潛水艇，已在秘密試驗它們的作戰力。

## 第二章 海底戰士的生活

我們都沒有到過潛艇，更沒有隨着潛艇到水下去生活過，潛艇在海底下的一切當然是十分隔膜的一——尤其是海底戰士們的生活。這裏有一篇某海軍醫官的實地記載，於中很可以覘得海底戰士生活的一般。

當潛艇開始下沉海底時，牠的最大問題，便是空氣的調節；因為在這時和在這時以後，牠和牠的同伴們都要和水面上的空氣暫時的隔離，同時他們到底不是魚類，吸呼水底下的空氣，當然是十分不慣的。所以這架調節空氣的裝置，便成了全艇士兵們的生命寄托線。

潛水艇裏面裝置的機械很多，都占地極廣，而同時潛艇的地位——即使是世界最大的潛艇——也極有限，因此當潛艇潛在水下時，每一個人所能吸的空氣，不能超過一立方公尺。當潛艇停留在平靜的海面時，艇上窗戶洞開，艇中的空氣相當充足，戰士們的呼吸空氣，當然是相當舒暢的。但當潛艇潛入海中行駛之時，其內部只依賴一支瞭望塔通到水面，所以必須用機械來調節艇內的空氣。

艇中的柴油引擎，極易使空氣污濁，所以在運用引擎時，空氣調節的工作，更感重要。

艇中裝有一支測度表，用以測度空氣的調節。

當潛艇在行將潛入海底的時候，內外完全隔絕。空氣的污濁原因，不外下列數端：

(A) 水手們的呼吸，使艇中增加大量的炭氣而減少氧氣。在一艘載三十三人的小潛艇中間，十八小時以後，炭氣的容量，已達百分之三，而氧氣的容量，減至百分之十八。除了呼吸以外，還有人體蒸發的汗氣等等，也足以使空氣混濁。

(B) 在機械方面：引擎蒸發的油氣，滑油因熱而成的氣體，和蓄電池發出的氫氣，硫化氫，氯氣等。足以使空氣成爲不適於呼吸。

要濾清這種濁氣，非常麻煩。

第一，先要吸收炭氣，可使空氣經過許多感着苛性蘇打的匣子。

第二，再使氧氣增加，可把貯藏壓縮養氣的瓶開放。

第三，氫氣對於人生雖沒有多大害處，但如果他在空氣中占百分之七時，便有爆發的可能，所以在潛艇中有一種機器，可使其不致爆發而釀禍。

第四，其他氣體，並無危險，所以不妨任其留在艇中，等到潛艇升上水面時，再行自然排除。

通常在一艘潛艇中，牠的溫度很高。在夏季或熱帶地方，此種溫度，非常難堪。此外，

艇中的溫度，也常達百分之九十至一百，要減低極度的潮濕，只有調節空氣。

海底戰士們底最重要的空氣給養，我已約略談過了，現在請再看其他方面的：

(A) 床舖 通常大都採用小床和吊床二種。

(B) 服裝 在熱帶地方，穿的服裝比較特別：短袴，汗背心，和草鞋，最為適宜。

(C) 廚房 在陸地上，廚房裏面可以用煤氣爐，可是在海底只能用電爐，尚須避免一切惡劣的氣味。廚房的旁邊，還設有一個冷藏室。

(D) 食物 食物的問題，最為重要。艇上的新鮮食物只能供三天之用。否則只能依靠運輸艦的接濟了。士兵們如果長期食用罐頭食品，必將感覺乏味而減少食量，工作效率也當然減低，所以艇中的食物，必須種類繁多，營養豐富。

他們的飲食，是每天每頓都預先配就的。廚子們只需把它放入電爐裏煮熟，一切烟氣，都可避免了。

食物中維他命問題，也不能忽略，敗血病也便不會發生了。

(E) 飲水 艇上的飲水，或者利用艇中的煮冰機自己製造，或者取自陸地。它除保存在密藏和絕緣的箱子裏以外，還按期舉行飲水的檢驗。

(F) 糞污的排洩 艇中的便桶，非常安全。便桶旁邊有一具電力唧筒，能將海水抽入

便桶，再把糞污排出。

(G) 艇內的清潔問題 一切物件，都須嚴格的保持清潔。掃除污物，完全利用空氣的吸力。

(H) 士兵衛生 自從艇上裝置了煮水機以後，士兵的沐浴比較方便得多。他們便可以享受數次的海水淋浴了。可是因為艇上的人多，所以有時頗有供不應求之概。如果艇外的熱度相當高熱，戰士們便可在甲板上用淡水或海水淋浴。他們有一種特製肥皂，可以在海水中洗滌身體或衣服。

(I) 衛生檢驗 每一個人，每隔六個月，便須經過一次嚴格的身體檢查；對於肺部，尤為注意。

這裏有一位德國軍事情報員威廉華士曼所發表在某潛艇上數星期來的生活實錄：

在潛水艇裏因為地位的關係，不能給每個人一間寢室。艇裏的地位大部份都給機器，軍械，彈藥和其他材料糧食的存貯所佔去了。所以人們在艇裏的生活，是很侷促的。

因為艇裏地位狹小的關係，當潛水艇潛伏在水裏的時候，沒有新鮮空氣的流通，致使艇裏熱度更加增高，非常難受。飲水的數量很少，洗滌衣服用的水，就是海水。這種洗過衣服的水，是從艇的底層地板下面傾出，因此艇的底層地板常常積着一些水的。艇身潛伏在水裏

的時候，人們便不能像平時一樣地，隨便離開他的地位。

當潛艇儘向上浮起，舉行進攻的時候，大家必須一齊喊着「上去」，沉下水去的時候，大家喊着「下去」，否則大家的頭就不免要互相碰撞的。你如果要走到艇的前部或艇尾去的時候，你必須先告知在潛艇中部的機師們，使他們替你設法好通行的地位，方可給你過去。

爲了節省電流關係，艇裏的燈光常常是很微弱的。

潛艇從水裏上升時，是給人們身體上增加重大負擔的時候。因氣壓的突然改變，使耳朵上受到劇烈的擠壓。整個的潛艇裏充滿了濃厚的蒸氣，使人們在二三十米以外的東西，都看不清楚。

潛艇的進攻開始後，外面的亮光和空氣方得透進艇內。這時候，你方可把頭探出窗外去，呼一口氣，或者吸一口烟。但是你也得趕緊離開你的地位，好讓別人上前，因爲在你的後面，早已排着一隊的人，等候着享受和你同樣的幸福呢。

在艇上進餐是艇上生活最快樂的一頁。早餐是一杯易壞的牛乳，和一塊糖菓的麵包；午餐是一碗湯，一碟菜和一些布丁或罐頭水菓。晚上大部份是罐頭食物。

### 第三章 潛水艇的管理和指揮

潛水艇的功用，果然奧妙，但是牠們開出海洋裏去以後，牠們的管理和指揮，是特別的困難。要不是有特別優良的機件，異常密切的聯絡和堅毅勇敢，精明能幹的駕駛人員，恐怕非但在作戰上不能收到良好效果，反而要遭受到很大的損失。所以最新式潛水艇的機件上面，卸釘，是用電鉗的，萬一有鬆脫或折斷，在海洋裏面，立刻可以就地修復，不須折回本國。艇上的無線電通訊設備，更是特別週密，方可和陸地上的潛艇總司令部以及在海洋中的其他戰艦和潛艇，時刻取得密切聯絡。潛艇上的駕駛人員，更需要抱有赤膽忠心，爲國犧牲的精神和隨機應變的靈敏手腕，方可應付一切，出奇制勝。然而一艘戰艦或一隊潛艇，駛入海洋，出征以後，因爲需要長距離的追擊敵艦，或和敵艦作戰的緣故，艇上所帶的汽油消耗完盡了，或者戰士受傷需要送回醫治，艇上的軍火或糧食需要補充，那麼那隊潛艇，是否就被迫而向敵方投降，或因無法回返本國而就此葬送海底呢？不，決不能如此簡單了事。如果對於這種困難和危險，沒有補救的辦法，那麼就是還沒有儘量利用潛艇的功能，對於潛艇的管理和指揮制度，也不會完備。於是在德國便有運油潛艇的發明。這種潛艇載運着汽油和修理機

器的零件，時刻在海洋裏來來往往，兜攬主顧。接到某戰艦汽油告罄的消息，牠便立刻把汽油送去；某戰艦上軍火或糧食缺乏，牠便立刻駛去補充。牠也可替其他戰艦或潛艇，代為輸送郵件，或將受傷士兵運回醫治。牠如果途遇敵艦，便會立刻鑽入海底，潛匿無踪。

潛水艇的管理和指揮，既然這樣地重要和繁複，牠的總指揮部或總司令部的組織和處所，當然也具着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德國的潛艇總司令部在歐洲某處的森林附近，一個秘密的處所。外面站着許多海軍步哨，防衛得非常嚴密。一座大廳裏面陳設着許多桌子，一個巨型的地球儀，像人一樣的高大。牆壁四週圍掛着許多地圖，上面插着許多小旗，表示着各艘潛艇的行踪。還有許多統計圖表，表示出擊沉敵艦的數目。所有職員，都是曾在海軍內服務多年的少年英俊。他們晝夜不息地和各艘潛水艇通訊聯絡，指示牠們作戰的策略。

潛水艇具有特殊的功能，特殊的性質，所以牠的管理和指揮也和其他海陸軍作戰部隊的管理和指揮，迥然不同了。

## 第四章 在第二次大戰中的戰績

此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潛水艇又顯出了驚人的能力。因為潛艇製造數量的與時俱增，駕駛人員作戰技術的與時俱進，他們擊沉敵性國船隻的噸數，更顯着突飛猛進的趨勢。

根據統計報告，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以前，潛艇在大西洋內擊沉或毀損船隻，每個月平均約在五十萬噸左右。從那年的二月以後，平均每個月就增加到七十三萬噸。所以從一九三九年德國和英法開戰以後，到一九四一年的五月間，共計已擊沉了對方船隻一千一百六十六萬四千噸。那時候，他們擊沉敵船和運輸艦的噸位數字，在一二個月內就顯示着已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這就可見他們的作戰力量，有可怕的進步。到那年的十一月份，一個月的成績是十一萬三千噸。他們的戰績，就是這樣地按月遞增，到一九四二年的十一月份內，每天擊沉船隻的平均數量，是三萬三千噸，一個月內共計送到海底去的船隻有一百四十九艘，合九十五萬五千二百噸之多。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份內的戰績相比，已在八倍以上。如果把一九四二年九·十·十一·三個月內潛艇所給予的船隻損失噸位數字和一九四二年的九·十·十一·三個月損失相比較，那就是四十八萬三千七百噸和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九百七十五噸的比

較，換句話說，一九四二年的三個月的成績比一九四一年的三個月增加了五倍以上。

潛艇對戰事的運用，要算德國最爲活躍。牠的活動範圍在地球南北佔到緯線一百度以上的廣闊，換句話說，差不多佔到海洋面積八千萬方里。西達美洲的海岸，東到印度洋，北達北冰洋，南至南非洲的沿海，到處都有牠們的踪跡。即如在格陵蘭島洋面重霧的「加買汗」島附近，也已有牠的戰蹟。那邊的天氣，一個月裏有二十七天的大霧，那邊距離印度洋約在八千海哩以上。等於里斯本和海參威中間的距離一樣遠。這可見德國潛艇活動範圍的廣大了！

協約國爲避免船隻行駛北冰洋一帶的危險起見，對於蘇聯物資的援助，特別注重由南非洲繞蘭斯灣的一條路線，又因爲他們對於埃及，近東和印度等地的物資供給，必須走好望角的緣故，南非洲的沿海港埠，已成爲英美戰爭中的重要根據地。但是他們的運輸船隻也仍不免遭受到潛艇的襲擊。如英國大郵船「安達羅歇斯達」號和「約翰卡得羅絲」號等在一九四二年十月間的被擊，就是一例。

一九四二年的九月份起，日本的潛艇，開始駛入歐洲海洋內的一個法國海港，和德國海艦會師地中海。這更顯現着潛艇作戰範圍的擴大。

關於潛水艇的製造方面，近來更有長足進展，非但對於機械方面，顯着日新月異，不斷地改良，就是製造的時間和數量方面，也愈見迅速和增加。最近德國爲防止遭受敵機空襲危

險起見，更有潛水艇地下製造廠的設立。這所製造廠，係由十二縱隊的工兵所建築。地點在「勃來斯特」附近的沿海峭崖，一座山洞裏面，平均約高二十至三十米。全部份鐵質造成。內部裝置最新式的機器設備。上層的屋頂約厚三十至四十米。上面更鋪着一層沙泥和油。所有從歐洲四百多家工廠內運來的各項製造潛艇的零件，就放在這個工廠內鐸製裝配，潛水艇出廠時所經的船塢，就在離開這峭崖八十米的地方。至於潛水艇的形體方面，要算德國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間所造成的三千噸巨型潛艇為最大。這種巨型潛艇上裝置八英寸口徑的大砲並載着魚雷艇十四艘，備作長程轟炸的應用。

## 第五章 潛水艇「海豹號」的投降

卡得，一個年青航空隊長，和他的飛機駕駛員，什長小馬亦爾，正在向前飛行着。卡得的脾氣本來不很好，這一天更覺得非常的不耐煩；小馬亦爾只是默不作聲地駕駛着水上飛機向前飛去。

他們已經連續的飛行了二小時，長時間的連續飛行在發生戰事以來早已使得他們慣常了。這一次他們是飛到挪威斯卡蓋拉克海峽的上空去偵察英國海軍，但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什麼。在北海中的英國艦隊……驅逐艦、戰鬥艦、巡洋艦等……都躲避在他們的軍港中，根本一隻也不出來，那麼潛水艇或者可以找到一二隻吧！當然，過去幾個星期中，德國的海軍航空隊和潛水艇捕捉艦已經好幾次有過成就；但是偶然有幾次英國的潛水艇想攻擊德國方面的護航隊，却是常常不能稱心地達到他們成功的希望。

「混蛋！」隊長罵着，「下面一些東西也沒有！他們全躲藏到那裏去了？」

馬亦爾在聽筒中清清楚楚地聽到隊長的咒罵聲，就用着催促的語調微笑地對着迴音器說道，「我們今天在飛行日記裏寫些甚麼好呢？隊長！」

「寫些什麼？」卡得生氣道，「還不是那句老調：偵查的結果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

「我猜想。」馬亦爾又道，「我們會有發現的，因為第一點今天是禮拜日，第二點我的感覺是——」

「你的感覺，」卡得冷笑着，「太虛幻了，小馬亦爾——太虛幻了！」

隊長不由得想到那天晚上在營中聽到司令官的談話：「弟兄們！請你們別空手回來！」那時司令官又微笑地說：「把敵方司令官的帽子帶來——這是一個頂靠得住的證據，表明打沉了一隻敵方的潛水艇。」

唉，他倒說得容易，但是叫人如何做得到呢！在這裏不論遠近，一只敵船也沒有；即使打沉了一隻船，也許自己也倒運呢！他倒說得容易，至少要帶去司令官的帽子——」

啊！馬奴生上尉在幾天前的遭遇是什麼呢？他在這個海峽中追擊着一隻英國的潛水艇，擲了二個炸彈後，敵方的船是沉到海裏來了！但是除了一片浮在海面上的油以外，根本連一塊木板也沒有浮起來，還談什麼司令官的帽子呢？就這麼一片浮油，很明顯地浮在水面；但是這件事被考績部的先生們看起來，却離證據遠得很呢！他竟說道：「弟兄們，潛艇會像你們所說的一樣故意放出油來使你們受騙的！」馬奴生幾乎把這班沉到海中的英國兵們恨入骨髓；他在這一大堆油污的地方尋找了好幾天，但是一樣東西也沒有找到，找來找去只是浮

着的油。「我們覺得真是非常的抱歉，照你的報告，只能說是敵艇似乎被擊沉了！」這是司令官的最後的判斷。

德國考績部對於擊沉船舶的報告是特別的認真，有許多時候照這樣在行事上有許多不方便的：有時使得有功的反被隱沒。

對於馬奴生上尉的這件事，他們認為潛艇在被攻擊時，就放出油來伴為已被擊沉是向來的慣技。潛艇放油的目的好像是說：「我們已經沉沒了；攻擊者，請你放鬆吧！」實際上牠們却是遁走了。這種欺騙的事實，早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已經有過，曾經有一個得功很多的潛艇司令官常常笑着對人說：「我們潛艇中的抽水馬桶常常放油出去，因此可以使得英國軍官們可以得到很高或最高貴的勳章，為的是炸沉我們的潛艇是有很大的功勞啊！」所以，卡得轉念着，假使有一次能遇到敵艇的時候，非得到了艇上司令官的帽子，誓不飛回。

他們矮小而速率快的阿拉圖一九六式水上飛機已經在這天早晨飛了兩個鐘頭了，一直從三點鐘飛到五點鐘！

魚肚色的天空籠罩在斯卡蓋拉克海峽的上面，五月中正是夜間亦亮的時候。像現在這個辰光，正是英國兵們的生命最感受到威脅的一刻，因為潛水艇無論如何總要到水面上來的，

電池裏也要充電，艙裏也要透透空氣，老是躲在海中是不可能的。當然在旁的地方，潛水艇總是到了夜間才升到水面上來，借着夜色的籠罩，可以來遮蔽牠們；但是在這裏北極附近的地方，無夜時期中的晚間，整夜都是一片魚白蒼茫之色，並不十分黑暗，潛水艇是不能靠着夜色來躲蔽的。在這裏這時，德國的空軍無論晝夜都會來加以襲擊，飛行人員的眼睛是決不會遺漏的，他們的被稱爲「海上的獵人」，就是因爲終能尋到他們目標、追蹤和偵查敵人的任務的緣故。

這時他們正向着東北方面航行。在他們的遠望中，遼遠的天邊高起一大塊，露出了挪威的海岸，東西一倏狹長而有亮光的土地正是瑞典；至於西面，除了水天以外，一無所有了。汪洋大海中一隻船也沒有，只有偶然被西風吹起的微波上下翻動着。極遠的天邊，有些燦爛悅目的彩雲浮在空際，這正是一個晴天將來的表示。

一個鐘頭以前，他們曾經飛過一批德國護航艦隊的上空。中間有一隻很大的運輸艦，周圍拱衛着許多較小的船舶，故意曲曲折折的繞行着，以避免潛水艇的襲擊；船上都滿載着運到北面戰場上去的灰色服裝的兵士，穿上游泳衣和帶着救命圈；在甲板上很舒適地行動着。

船上大多數的兵士，對於航海還是第一次的經歷。小馬亦爾在運輸艦的上空，圍繞地飛了幾個圈子，以表示着敬禮，他的意思是好像在用漢堡人的口氣說：「哈！保衛着你們的船

隻吧！不要讓你們自己去喝海水啊！」

在四月裏，丹麥挪威中間的海峽中天氣總是不十分好，所以經過斯卡蓋拉克海峽的人，總是有些心驚膽戰的害怕；但是在五月初夏的時候，因為天氣晴朗，海中寧靜，那就好得多了。

一會兒後，隊長問道：「喂！馬亦爾，你的感覺如何？」

這時他們正向着挪威海岸飛去，也許在這兒可以找到一些躲着的英國船，那等着開到奧斯洛港或是拉維克的德國護航隊襲擊的英國船。

小馬亦爾深切的明瞭不久就可有些希望，答道：「我們等着吧！」

卡得笑着說：「現在正是時候了，否則你就要休假，的確你的神經需要……」

時間很迅速的過去，漸漸地他們飛到奧斯洛港的上空了，忽然馬亦爾看見了一些東西。

「隊長」他叫着，「你看，那邊的船舷！」同時他使得飛機的右翼傾斜了一些，飛機向水面直衝下去。卡得有些不相信他的視覺，真的是一隻英國船嗎？真奇怪極了！這個船舷真像一隻潛水艇的樣子，好像是在向着挪威海岸航行着。他們開着機關槍，擲着炸彈，感覺到非常興奮，那正是一隻英國船！

飛機開足了速率，向着他們的敵人飛過去，馬達怒吼着，他們更近目的物了——那隻英

國的潛艇……

突然間隊長嘆道：「天啊！希望完了！」

馬亦爾呆了一呆，不知道說些什麼好，定睛向下一看，原來是一塊礁石！一塊小小的長礁！

這種遭遇是常有的，好些飛行員在挪威海岸附近都上過當，礁石的頂部露出了水面真像潛艇上的瞭望塔，海中波浪一動，就像是在航行一般。

「隊長，不過它實在太逼真了！」馬亦爾過了一會低聲說着。

卡得拍拍他的肩膀說：「馬亦爾，你說得不錯！」

一個鐘頭以後，他們二人仍舊沒有尋到什麼，垂頭喪氣，感覺到非常的煩悶，一點也沒有什麼成就，他們只好空手準備飛回他們的根據地了。

隊長忽然發現在離瑞典海岸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黑點，一個離開他們不遠的水中黑點。

「難道真是，」卡得一面說着一面舉起他的望遠鏡，「是一隻……一隻潛艇嗎？小馬亦爾！」

馬亦爾也向下看着，同時轉着飛機的舵，他說：「隊長，我也不能確定，我覺得或許是——」

隊長性急似地吩咐着「開足速率！」

一度的緊張，卡得的眼睛一霎也不霎地看着那漸漸接近的黑點。

「現在我覺得——」小馬亦爾又開始說着。

但是隊長這時沒有心思來顧到他的感覺了，他只急於要知道這黑點到底是不是一隻潛水艇。愈飛愈近，他們已看到下面的確是一隻潛水艇了。但是還是自己方面的潛水艇呢，還是敵人方面的呢？

「飛低五十呎！」

不到一分鐘的辰光，他們清楚的看到了。一隻像狹長的灰色的大魚似的潛水艇，中間有一座很廣闊的瞭望塔，艇的後面有幾尊可以移動的鋼砲——不會看錯的了。既不會是礁石，又不會是岩崖，明明是一隻英國的潛水艇。看啊！他們正在想逃避了，但是航行在海中，成爲一條很長的水帶，在飛機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

卡得毫不遲疑地計劃了一切。他用無線電馬上報告了岸上的航空站：「在某一方面有一隻敵方潛艇。火速開來潛艇捕捉艦，並再來一隻偵察飛機。」

這時他們的飛機已經在敵艇的周圍繞飛了一圈，下面正是一隻英國的潛水艇。

「低飛投彈！」

這時隊長又想到了司令官的帽子，他又不願將他的戰利品連人帶船都炸沉在海裏了。他擬定了一個遠大的計劃，這真是唯一的機會。

他吩咐他的駕駛員將飛機飛近船尾去，在那裏投了一個炸彈，以表示威脅。

嗡嗡的俯衝聲，接着轟的一聲，隊長望見艇尾是炸中了。平靜的水面上飛起一座很高的白色水塔，潛艇受了一下震動，一忽兒被推向前面，一忽兒又被撤往下沉，船尾是有一些被炸壞了。

「再加以攻擊！」

不到一分鐘，飛機又低飛着，推進器的聲音怒吼着。但是下面也有着達，達，達的聲音回和了。

「混蛋，他們回手了！」卡得俯身罵着。

潛水艇的瞭望塔中正向上開放着高射炮，雖然因為發動機的鬧聲分辨不大出，但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發出亮光來的防禦炮火。

馬亦爾非常安靜地不覺得有一些危險，他只對着這一個目標——船尾描準着投彈，他們向前飛着，又低飛着投下了第二個炸彈。

「又打中了！」轟的一聲後，馬亦爾這樣的說着，這時飛機已經飛到潛艇的右邊去了。

的確，這一次比上次炸得更好，船尾完全被打中，正在慢慢地沉下，但是英國兵們仍不干休地繼續的回擊着。

「掃射他們！」隊長忿怒地說——於是飛機用高速度飛近了潛艇，開放着機槍，一陣達達的槍彈掃射過去。

哈！畢竟有用。不但英國兵們嚇得躲在瞭望塔中，以免被怒吼着的神鷹望見，並且甲板上和塔上滿是一排排的槍洞，同時又可以聽到射進船體槍彈的克拉，克拉聲音。不到一秒鐘的時間，所有的英國兵們，全都躲蔽着了。

隊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同時望了一會。一隻很大的英國船，現在已經不能行動了，只是左右旋轉着。卡得曾經見到過許多德國的潛艇，但是這一隻英國的，却比德國的大二倍以上呢！

馬亦爾現在才有機會揩了一揩額上的汗，他感覺到剛才的幾分鐘真够緊張的了。「隊長，對嗎？我的感覺！」

卡得自然沒有什麼話可以說了，於是笑着伸手過去握了一握馬亦爾的手道：「對極！馬亦爾。」

馬亦爾這時使飛機仍繞着潛艇飛着，忽然回過頭來說：「隊長，現在別忘了司令官的帽

子啊！」

隊長向來就沒忘記這事，但是怎樣對付這些英國兵呢？這時船尾的一部份已經開始下沉，當然他們是不能沉下到海中去逃走了。只有等着第二架飛機和潛艇捕捉艦的到來了。

卡德想了一想，忽然說道：「繞着瞭望塔飛去！」

他們飛近了瞭望塔，又開放了幾排機關槍，船上沒有動靜。停了一會，又打了一陣。不平常的事情來了。這次所遭遇的事是卡得和馬亦爾常自稱爲生平最偉大的一刹那。

那瞭望台的門開了，裏面伸出一個有鬍子的英國兵身子，很小心的向左右望了一望，覺得沒有什麼意外，於是很快的跳出門來，同時舉起一塊白布，也不知是被單呢還是撕破的襯衣，張開在他的頭上揮動着。

投降了！隊長驚奇得發呆了，他雖然希望得到司令官的帽子，但是從來沒有想到這回事。馬亦爾亦高舉着雙手，歡呼道：「投降了！投降了！」

那的確是負有歷史性的一分鐘！

雖然如此，仍舊不可不小心，或許是一種陰謀呢？

這時第二架飛機正在幾百米外飛來，卡得命令下降，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幕不平常的景像展開在他們的眼簾中：在這樣一個大清早，一條英國的潛水艇，船頂

上立着一個人，手裏揮着一面白旗，在日光下可以看見又有一人正從塔中走出。

飛機降落在離開這隻船二、三十米的地方，卡得和馬亦爾二人竟捕住這麼大的一隻船！像這樣的事情，恐怕在世界上不會發生第二次吧！如果不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裏的一個星期日發生的話，也許人們得以爲是水手們的海外奇談，或許神話吧！

飛機開近潛艇，在船的周圍轉了一個圈。隊長非常小心地防備着他們開槍。馬亦爾亦睜大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生平第一次見到的這麼長大的船身，他歡呼道：「隊長，這真是一個極大的戰利品啊！」

卡得似乎想到了什麼，說：「我們怎樣把牠帶回去呢？馬亦爾，雖然我們捉住了他們全部。」

馬亦爾却並不關心這個問題，他祇慶賀和高興，覺得他們非常偉大，但是隊長搖搖頭，以爲還不能樂觀。

「現在慶祝太早了。」他說，「因爲我們還沒有得到司令官的帽子呢！這戰利品雖然小，却是要緊的啊！也許他們要效法上次大戰的故技，把船炸沉後，再逃走到岸上去呢！」

在萬籟俱寂中，他們一直向着那隻潛水艇駛去，他們已經能夠看見船上瞭望塔旁漆着的白色字了，原來那隻船的番號是M三十七號，下面還有「海豹」二字，他們知道這就是牠。

船名了。

這時隊長想到了一個主意，一個極好的主意，可以使得他們自己寶貴的生命，不至於有什麼危險。

他馬上站立起來，用手圍在嘴上做成喇叭的樣子，高聲的用着英語向着英國兵喊道：

「哈羅，哈羅——我要你們的司令立刻游泳到飛機上來！」

仍舊是死一般的靜寂，船上沒有一個人來回答他，只是觀望着。

一二分鐘以後，他們仍舊沒有得到回答；馬亦爾將水上飛機又向前靠近了些，現在只離開那隻潛水艇二十五米了。於是隊長再高聲喊着：

「哈羅，哈羅——我要你們的司令快一點游泳到飛機上來！」

還是靜寂，馬亦爾輕輕的對卡得說道：「隊長，假使我們能够成功的話，那我們的司令要多麼的高興啊……」

卡得手中提着機關槍，向着瞭望塔描準，他望見船上正有着四、五個人聚在一起，交頭接耳的商議着。

一分鐘又過去了，好長的一分鐘，怎麼還是沒有回答呢？卡得惱着說道：「可惡，怎麼還是這樣的慢吞吞。」

他們爲了表示他的要求是非常的急切起見，開放了幾響空槍，但是空中有了達達達的聲浪以後，船上還是沒有動靜。

隊長正想再實彈開放他的機關槍，突然看見一個瘦長的帶白帽子的高個兒，身上穿了游泳衣，從瞭望塔中走出來。馬亦爾歡呼道：「看！司令官！」

卡得因爲他自己是個長官，當然不能任意喜形於色，只是鎮靜着。他想着好不出人意料之外，竟能達到他的理想，他情不由己地問着自己那邊到底是不是一隻英國潛水艇，而這時是不是有一個穿着游泳衣的司令官正想游泳過來，他懷疑他正在偉大的美國電形場面中了。

船上的瘦長的高個子，縱身一跳，跳到碧綠的海水中。

卡得非常得意地搖搖他的槍，心裏想着這不是夢了，也不是一幕影戲中的故事，的確是一件事實了。現在他不但能夠得到那個司令官的帽子，並且還能夠把敵艇上的司令官也帶回去。

卡得雖然不能想像這些英國兵會來接受他的要求，但是他覺得不能事前過分惹惹過慮。他又想到這麼渺小的一架水上飛機，幾乎是沒有什麼力量的，而那裏却是一只龐大的潛水艇，有炮有槍……。

「隊長，現在可以恭賀了吧！」馬亦爾生氣勃勃的說着，「當我們的司令長官看到了我

們俘虜了一個真正的英國潛水艇司令時，正不知要多麼的驚奇呢！」

卡得又伸着手去和他的駕駛員握手道歉，回答道：「馬亦爾，今天正是偉大的一天，我們的運氣確是非常的好！」

這時船上隱藏着的人，有一大半已經跑出來，站在甲板上看着他們的司令官在海中游泳過去。他們似乎根本沒有料到在那邊一只小飛機上只有着一支機關槍和一個能夠射擊的隊長，這樣薄弱的攻擊能力。

現在飛來的第二架飛機，已經降落到只有一百米的高度了，而在遠遠的海水邊際，前來接應的德國潛艇捕捉艦上的桅桿，亦已經呈現在他們的眼簾中了。

白色的帽子已經移動到只離開飛機十米的地方，他們能夠看到這個司令官的瘦削的灰白色的臉孔了。他正在一面喘着氣，一面游泳着過來，他只穿着游泳衣，在碧綠的海水裏表現出他卓越的游泳技術。

「歡迎，歡迎！」卡得喊着，同時拉他上機，送給他一枝雪茄煙。

「好冷的水啊！」司令官低語着，撩了一撩身上的水，正在發着抖。

「今天的確是冷一些，先生，卡得微笑着說，「請吸煙吧！——火！」他劃着了火柴送過去。

「謝謝你！」司令官點着了烟後說，烟捲在他二月潮濕的嘴唇中猛力抽吸着。

卡得告訴他自己的名字，一面彎着身子表示着謙虛的態度。司令官也介紹着自己是「海豹」號潛艇司令威廉·斯丹萊。

卡得立即給他一條羊毛毯子，並且拿他自己的航空帽子和厚皮手套也給他穿戴，還說，「斯丹萊先生，不過在我們這兒沒有酒來……」

「啊，」司令官對於這樣優越的款待有些出乎意料的驚異，「我真是覺得非常的感激……」

司令官舒適地坐在機中後面中間的座位上，他們二人用着一半德語一半英語互相交談着。（當然馬亦爾亦會聽到這下面的一段談話——他以後常誇耀着的動人談話。）

「斯丹萊先生，你現在是我們的俘虜了！」卡得說。

斯丹萊臉色變成灰白，沒精打采地說：「先生，我懂得你的意思，但是你對於我的一輩弟兄怎樣處理呢？在他們當中已經有幾個受傷了。」

「不用擔心：斯丹萊先生，只要你們船上的人不做不對的行爲，每一個人都要救起來的。一隻德國的戰艦已經開來處理這件事了！」

斯丹萊仰首上觀，點着頭。

稍停，卡得忽然問道，「斯丹萊先生，起初你們是預備怎樣的啊？」

「起初是預備逃走，」司令官遲疑地說着，「我們這隻船在昨天夜裏水底下潛行着的時候，撞到了一個水雷，當時船立刻就沉下去，經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把船裏的燃料也拋棄了，牠才能浮起來……我們的機器因此就不大好，每小時只能航行八哩，在駛向海岸的途中，就遇到你們的炸彈投下來了。」

他一面說着，一面望了一望他的那隻破船，那一隻船現在差不多已經沉沒到瞭望塔的下面了。甲板上還有一、二個人站着，一動也不動：他們瞧着飛機，又望望那剛飛來的第二隻飛機，它正在低空沿着沉艇打着圈子——他們不知道應該怎樣辦。他們的司令又不在船上，所以他們只好等待着。

「那末你們剛才爲什麼要開槍？」卡得又問着。

「我想把你們趕走。在遇到你們的飛機，我們終是這樣的！」

卡得佯笑着，「這件事我可不能同意！先生！」

斯丹萊垂頭喪氣地又看了一看他的船。你想那司令那裏來的勇氣去回答這句話呢？他是已經被俘虜了，船又沉了，他的部下……

「唉，真是倒霉啊！先撞水雷，再遇炸彈——此外，」他停了一停又說，「今天剛剛是

我的生日——三十五歲的生日——」

「哈，」卡得一面說着，一面和他握了一握手，「我很抱歉，但是這是戰爭所逼——恭喜，恭喜，先生。」

末了，在他們的談話終結時候，斯丹萊突然的說，「你相信不相信嗎？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飛機呢！」

真是奇怪，一個英國潛艇司令官，生平第一次的飛行却是坐在一隻德國飛機上，而且他還是一個俘虜……

卡得是一個軍官，他明瞭這個司令當時的情形，人和船全丟了。所以他也不言語了。

於是他們的飛機開足了馬力帶着俘虜，向着自己的根據地飛回。當他飛過那隻潛艇的上空時，卡得覺得自己年青，幸運和驕傲。他低低的向着迴音器說道：

「馬亦爾，這是成爲我們的潛艇了！」

馬亦爾也同樣的感覺到年青，幸運和驕傲，和他的長官一樣——他說：

「隊長，假使沒有我的感覺的話……」

在同一時間中，當卡得們的飛機在高高的天空中飛回根據地的時候，德國的潛水艇捕捉艦「奈脫貝克」號正在向前開來，離開那隻沉艇只有半海哩了，船上的小快艇已經放下，好

讓緝捕人員先去探視。船上的是海軍中尉賴思模，大副平格爾和水手潘魯喜，韓爾維等這輩人，他們將是最先踏上英國潛水艇的海軍人員。

這件事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需要勇氣，需要小心。

年青的賴中尉向他的司令官樂觀地說，「司令，只要這一隻船不完全沉沒，終是可以捕住的。」

這司令官在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時候，就已經是一隻潛水艇上的守衛員，在這一次戰事，他已經昇到了這隻潛水艇捕捉艦的艦長。他拍拍中尉的肩膀回答他道：「賴思模，不必事先推測。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及時趕到並且救得這隻船。在我們的海軍訓話中，不是有過這一句話嗎？就是：德國的潛水艇，絕對不可落入敵人的手中——連一隻針頭都不可以。只怕英國人也這樣！」

的確，中尉決心要成就他的願望。他不單是年青，並且非常的大膽敢為。他望見那二個海軍航空員簡簡單單地俘虜了一個敵方司令官，所以他決心要捕住那隻潛水艇。在他們的船上，他有着他能够信賴的人。大副平格爾是第一次大戰時的水手，戰後是捕魚汽輪「奈脫貝克」號——就是這一隻船——上的一個舵手，水手潘魯喜和韓爾維都是年老有經驗的漁輪上的捕魚專家，常常開船到冰島上去捕魚的。賴思模和他們有多年的老交情，一向是在一起的。

有義氣的老朋友。

現在要來介紹一下潛水艇捕捉艦「奈脫貝克」號了。你們不要以爲它是一艘摩登，時髦，速率很高的戰艦。它本來是一隻普通的漁船，一向是在晚夏初秋的時候到俄國北方的白海中來捕捉青魚的；但是在現在戰事激烈的時候，却變成了一隻前哨船，一隻掃雷艇，又是一隻潛水艇捕捉艦，來完成他的任務，船上的海軍人員——從司令官一直到守衛員，差不多全是船上原有的人。他們這些捕魚者，有的是漢堡人，有的是不來梅人，有的是埃頓和可哈文人。

他們這些在「奈脫貝克」號上的人已經做了不少的事情了。曾經有好幾個星期在此海中做前哨巡視的工作，經過了不知多少的酷寒和大風浪。當歐洲北部戰爭開始着的時候，就調來斯卡蓋拉克海峽中做巡查偵察的工作。最緊張的時候，它曾經負過了很大的責任：好幾千的兵士，大批的軍用品和建築材料就載着在它的上面渡過了海峽。其每次達到了目的地後，方始好像出了一口氣似的減輕了責任。

他們是有一、二個星期的休假，正在他們要分散回家的時候，無線電報告着：「在某一方位有了敵方的潛水艇。」

想起來他們要恨發報的飛行員多事，但是並不，他們每一個人自動地請命出發，因爲

他們有「捕捉潛水艇的慾望」已經不止一天了，他們平常總是說着要和敵人對面，拚個你死我活。

小小的快艇已經放下去，偉大而重要的事實將要展開。這快艇裏坐着這幾個冒險的軍人——賴思模中尉，平格爾大副，潘魯喜和韓爾維。

也許這樣，也許那般，成功或失敗，誰也不能預斷，這快艇上的人正向着不可測的局勢前進。假使一切順利的話，那麼他們在幾分鐘之內，立刻可以拿着手槍跳上敵船上去，而將德國的戰旗在這船上高高地掛起。

「就怕，我們的船到了那裏，潛水艇已經沉到海裏去了。」賴思模不耐煩地說，一面指着有危險的前面的左邊。

平格爾大副狠命的抽了一口烟，接着說道：「假使是這樣的話，那我恨不得要跳到海水裏去把它拉起來！」

潘魯喜，他是一個肥胖而難看的人，也感覺到危險似地說道：「中尉先生，你看它已能被我們清楚地看見了，它正是一艘具有危險性的大船！」

韓爾維，他是一個沉默而老是搖着頭的傢伙，說道：「啊！這麼大的一個東西浮在水面上！」

賴思模中尉望見那隻潛水艇上已經有一部人走到甲板上了，他們都穿着游泳衣，他數了一數，大約有四、五十個人。那些人沒有一個是穿着制服，戴着藍色水手帽子，和身上有着皮帶，不知道的人一定會以為他們並不是水兵呢！還有一二個人穿着厚實的灰色「絲維脫」另外的幾個看看不整齊的便裝。雖然在這早晨有些寒意，但是他們之中有幾個却是祇穿着襯衫。他們也不帶什麼徽章，也沒有什麼記號，所以分辨不出那幾個是長官，那幾個是兵士。

賴思模對他的同伴分配了一分配他們預備做的工作。平格爾被派到瞭望台上去守衛，潘魯喜和韓爾維被吩咐用這隻快艇把敵方人員儘可能的迅速運到「奈脫貝克」號上去。他自己準備在艙中巡視，防止任何人鑿沉那隻潛水艇的企圖。

賴思模默祝上帝保佑，於是他第一個跳上了那隻潛水艇船上的甲板，這真是他值得驕傲的一會兒，永遠忘不了的一剎那；他，一個年青的德國海軍軍官，竟做了敵方潛水艇的主人翁。他的眼睛充滿着愉快的光芒，瞥視着那些悽慘，萎頓，和垂頭喪氣的俘虜。

有一個矮小的有紅頭髮的人走過來，他的頭上戴着一頂有金色線條的帽子，一望而知是一個軍官，原來他是司令官的代理人，大副約翰·韋白脫。

中尉舉手回了他一個禮，很響亮的說：「韋白脫先生，你，各個下級軍官和一切的人現在都是我們的俘虜了。你們應該立刻移交這隻船。假使你們想在最後一分鐘鑿沉這隻船，那

麼你們只能和船同歸于盡！」

紅髮的軍官站在甲板上沉默着。

賴思模逼迫似地說：「我猜想，你們已經同意了：先生，是不是？」

韋白脫微微的鞠了一躬，用不純熟的德語回答道：「是的，任你們怎樣辦吧！」

賴思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想着，沒有抵抗，那是已經一半成功了。但是他不知道船艙裏的情形怎樣？也許已經鑿穿了吧？

「請你領着我到船艙裏去！」賴思模停了片刻後說着，並且用手示意，使得敵方人員明瞭。

x

x

x

「前幾分鐘正是緊張啊！」平格爾大副在後來常常的對人這樣說着。的確，起先的幾分鐘確是最不容易捱過的，賴思模就在這一刻鐘的當中，遇到了好幾次的緊張，平格爾大副，潘魯喜和韓爾維也是一樣。

平格爾的右手中執着了一把黑色的手槍，他是接着賴思模跳上甲板去的。他四面望了一望，看見沒有抵抗，也沒有什麼危險，於是他就輕易地佔領了瞭望台。

有一個年青的少年正立在瞭望塔的平台上，年紀好像只有十七八歲。他的眼睛中充滿着

恐懼，喪失生命的恐懼。

「孩子，早，」平格爾愉快地用英語說。

這個少年嚇了一跳。「先生，早。」他噓着氣說。

「把旗落下來！」大副命令着，用的是德語。

英國少年臉上現着難看的神氣。「什麼我不懂你的話！」

「聯合王國的國旗！」

現在這個少年懂了。這雖然是極不榮譽的一件事，但是他只好這樣做着。因為現在他已是俘虜，目前只有德國人說話的餘地。

英帝國的國旗不在飄揚了，平格爾拿出一面紅色的乾淨的旗子，在換旗的當兒，他覺得正是他當兵以來最偉大的一剎那。當年青的中尉在甲板上宣佈英國水兵們已是俘虜的同時，他便把德國的海軍旗換了上去。

潘魯喜和韓爾維呢？

正當中尉和英國兵們談話的當兒，他們立在船頭上沉靜地觀察着這些英國兵們。後來！當賴思模跟着那個英國軍官走進瞭望塔的時候，他們可以自由處理一切了。

潘魯喜大踏闊步地走到甲板上，不向左看，也不向右看，只是向着那一羣在他面前聚集

在一起的二三十個水手注視着。（他用右手在帽邊放了一放，行了一個舉手禮，用着不像英語也不像德語的字眼向着他們說道：「我的，先生們！」

這些英國兵們對他凝視着，驚訝着和奇異着。有幾個人好像是在低語地說：「早！」

「注意！」潘魯喜現在說着，向着英國兵們睜大着有勇氣似的灰色眼睛。於是用着一半德語一半英語瑣瑣屑屑地說着：「注意！你們已是俘虜了。我們的德國中尉已經對你們宣佈過，現在你們不許有事情發生了。那意思是說：假使出些事，馬上軍法從事！懂不懂。」他說完了後，又照了一照他手中執着的手槍。

對方的人們都呆住了。他們明瞭這短短的幾句話。其中有一個人跑到前面來用斷續的德語說：「他們都是貧窮的水手，他們並不反對德國，也不反對希特勒……」

「哦，」潘魯喜親切地說，「親愛的先生們，原來你們也不反對德國。」

這些英國兵們的確沒有什麼敵對的意向，他們知道他們自己遭遇到的環境，他們已經是俘虜了。誰能知道，也許他們從此脫離戰爭，還是運氣呢。

潘魯喜帶着一部份的水手，最先把那些受傷的和生病的人運了去。其中有一個軍官和二個水兵是在瞭望塔中被機關槍彈打傷的，又有二個是已經發了三天寒熱的人。這五個人——第一批俘虜——運到「奈脫貝克」船上去。

不錯，潘魯喜對付這輩英國人的方法弄得很對，到底不自白的過了十四年的航海生活；韓爾維最初是立在瞭望塔的前面，凝視着那長長的船頭，搖搖他那有灰白色頭髮的頭顱，重複地說着：「啊！這麼大的一個大東西浮在水面上！」

這條大船的確是足夠使他驚奇了。並且，只有五六十個人，或在水面上，或在水面下，日以繼夜，一個一個星期地生活着。

韓維爾又用驚奇的眼光望了一望那一輩落在德國人手中的有鬍子的人們。他們是這樣的骯髒，襤褸和不整齊。

「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韓爾維用着德語問着一個英國人，那個人搖搖他的頭，表示不懂這個問題，也許是他表示不願意懂的意思。

「你們在路上想已經很長久了吧？」韓爾維又問着。

這個人沉默地用手指指長着很短黑色鬍子的嘴吧，表示仍舊不能懂得他的意思。韓爾維心裏想着他們總至少已經在外面二、三個星期了，哈！這時常不能照着和暖的陽光和呼吸着新鮮空氣的二、三個星期！他們似乎是非常地疲乏，他們沒有活潑的生氣，只有深沉的淡藍色眼睛，瘦削灰白的臉孔，和遲鈍死板板的動作。

「你覺得難受嗎？」韓爾維又問着。

這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俘虜，像很有感觸似地，他才剛剛成年，他才剛剛脫離兒童時期不久，但是現在却是變成了俘虜，不知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得到解放？他歎着口氣。「戰爭！」他說，「父親和母親還等着我回去呢！他們不需要戰爭，他們需要的只是工作，只是太平……」

「在德國，就每一個人都有工作。」韓爾維插口說。

那英國少年的幾句純正的話，正是够這個德國水兵回味的。韓爾維對他們每個人都仔細地看了一眼。他們現在都去整理了他們自己的東西，束成一捆，提在手裏或是擱在肩上，走到那隻快艇裏去。他們大部份都是年青的成年孩子。學校多沒有讀完。他們畏懼着，他們沒有背景，他們沒有觀念，他們沒有祖國，他們沒有熱烈的思想。他們只是被逼入伍的兵士

X

X

X

賴思模以後常常談起那有歷史性的一分鐘。這一分鐘是他站在甲板上望見瞭望台上換旗的一刹那。

足以驕傲的戰利品！千載難得的戰利品！他的臉上露着勝利的微笑，十年或是二十年間，即使是一百年，每一個求學青年聽到了這一個德國海軍航空人員和海軍人員所獲得的浩大

戰利品，都必定能够引起了心弦中的共振。

這一天，這個中尉站在那裏感覺到是他生平最幸福的一天，是一九四〇年五月中的一個星期。

他辦理這件事，並不是很容易的。這輩英國人，他們也很知道一條新式的潛水艇落在敵人的手中的後果怎樣。但是這批德國海軍人員，他們必定要使它不沉下去，不能輕易地就此讓他和海水爲伍，永遠和海水爲伍！

賴思模提出了幾個問題來詢問那有紅頭髮的章白脫。

「章白脫光生，這隻船多少載重？」

「一千五百噸！」

「哦，好傢伙！」賴思模吐了一口氣說，「一千五百噸！在潛水艇中可算是不小的了，想是一隻高級的潛水艇了。」

「那麼你們在斯卡蓋拉克海峽中的任務是什麼呢？」賴思模又問着。

章白脫沉默着並不回答。

賴思模自言自語地道：「想來是，第一個任務是：把德國的運輸艦打沉……」

「不，先生，」紅頭髮的章白脫很快的插口道，「這一點我們却從來沒有成功過！」

「你們打過的都是如此嗎？」

「是的，先生，大部份……！」

「什麼原因？」

「德國的運輸船實在太鞏固了。」

的確，德國船隻的堅牢，英國人向來是承認的。但是這樣龐大的一隻潛水艇，既然沒有打沉過一只德國的船，那一定有什麼別的任務吧！賴思模因此詢問他有沒有別的任務。

紅頭髮的章白脫搖搖他的頭說：「沒有，先生，一點也沒有別的任務了，」

賴思模用利害的眼光釘着那敵方的軍官，出其不意地問道：「水雷？」

章白脫被他問得回答不出了，賴思模微笑了一笑，說：

「怎麼樣？章白脫先生，水雷？」

現在，章白脫也無話可以說了。他吞吞吐吐的用英語說道：「是的，先生！」

關於水雷這件事，潛水艇捕捉艦和前哨艇上的德國軍官們是常常提起的。這是一個很確實的證據，他們的敵人每天在海中佈放水雷的，今天早晨，德國的掃雷艇就已經掃除了不少的水雷，那知道這些水雷就是這一隻敵方的潛水艇所佈放的！本來就有人說過敵方的潛水艇常佈放水雷在各處的海面，現在已經得到鐵一般的事實了。

「船上還有水雷沒有放掉的嗎？」賴思模又問着。

韋白脫轉了一轉念頭，在計算着水雷的數目，還剩多少在這一隻船上，最後他說大概還有十個在這船上。

「那麼你們已經佈放了九十個了！」他猜想着，因為他看看這隻船的大小大概可以容納一百個水雷。

「差不多！」韋白脫簡短地回答。

賴思模已經知道得很夠了。他很滿意地從這一次的談話中，才知道這是一隻放水雷的潛水艇，他的價值比旁的潛水艇還要重要呢！它的船名「海豹」二字，就可以使德國的專家們知道他所作的任務之大了。它的價值相當的大，無論如何是值得設法將它帶回去的。

這時中尉走下船艙去，平格爾跟隨着他。他們從鋼鐵鑄成的狹小梯子下去，後艙看上去好像是放水雷和炸彈的，中艙却是機器間。

在中艙中，有着亮晶晶的橫桿，有着黑手印的玻璃，抽氣機，通風器，速率指針……等等，都是些機械用具，這些東西都是賴思模從未看到過的，假使被他們故意弄壞的話，那他無論如何總弄不好了。

大約的可以看出來，機器的面前有六個小伙子，他們的身上和衣服骯髒得像黑人似的，

他們凝視着賴思模，好像是在說：「此地是我們的地方，這是我們的財產，對於你們外國人是秘密的！」

這時，有一個頭上帶有一頂金線帽子，肩膀很闊的人走近賴思模，臉上有些佯笑似地說他自己「主任工程師」。

現在的問題是在船的環境怎麼樣，倒底要不要沉下去？甲板下的情形怎樣，船艙中的各小間是否還是照舊或是已經有水流入？

「後艙！」賴思模簡短地說，並示意章白脫領他去看，平格爾大副則留在中艙監視。

現在他們要到後艙冒險去看一看情形了。開始一段地方倒沒有什麼，但是漸從機器室走到後艙時，逐漸的證實章白爾所說的是對的，有一部份已經沉沒在水裏了。沒有法子把水排去，一些辦法也沒有。

經過了很窄很狹的甬道，從中艙的機器間到了前艙，過去的人們都感覺到最後一分鐘的威脅了。這是何等紛亂的情形啊！在水手們的房間裏，可以望見各種東西亂七八糟，毫無次序地散着。不僅是油流得地板上到處都是，污穢不堪——不僅是大氈，毛毯、上衣、望遠鏡、防毒面具等等甚至救命圈到處亂散着，那樣子是好像經過了強盜打劫似地，抽屜都拉開來亂拋在地板上，床上全是半空的背囊，地板上還有一大堆的舊瓶子……

到處可以表顯出他們是很急迫地退出了這些房間，任何人可以看得出這些英國兵們在最後的一刹那奪回了自己的東西逃到甲板上。但是這種紛亂的情形並不使得賴思模感覺到怎樣驚奇，逃避的匆忙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他們不知道德國飛機就這樣一來炸沉他們還是怎樣？賴思模所奇怪的是：他當初在甲板上感覺到這麼大的船，這麼堅固的瞭望塔，外表似乎非常雄壯，但是甲板底下，却是這樣的亂七八糟，那只裏有二個字可以形容，就是「浪費」。浪費地位，浪費載重。德國的潛水艇就不這樣浪費，它們却是講究實用。建築一只潛水艇對於載重是要極端減省的，載重一減省，下水也快，行動也便利，這豈能不注意啊？

在德國潛水艇裏只注意技術方面，向來不講求奢侈的。他們却相反，水手們住的房間很是寬大，空空洞洞的好像建造時多下的一塊大地方沒有用處，才來用作臥室的。牆上有木板釘着，特別考究；舖位是重而闊的材料做的，掛着的燈是黃銅做的，在桌子下面又有許多酒瓶子……他們生活得很舒服，照這樣的情形，一個人是好像生活在小城市裏面似的，並且可以整天的喝酒，難道他們把奢侈品的酒精，作為水底下的武器嗎？

至於在德國的潛水艇上，全船上的水手，都是生死之交集合而成的一羣。自司令官到最下級的兵士，三餐都是一起在甲板上吃的。在英國的船上，却有着軍官們住的房間和兵士們住的房間分別，當然一小部份軍官的房間特別的比較舒服，此外並且還有司令官的房間，那

當然是最富麗的了。

賴思模大約地估計了一下，這艘船的設備情形，他覺得它沒有好好的去被利用過。在他的船「奈脫貝克」號上，有許多很好的例子可以指示出，用極小的建築材料去建築各個房間，像用漁船上的艙板所搭成的一間房間，用來做下級軍官們的閱讀室的等都是。

在這隻潛水艇上，司令官的房間中，用木板製成的牆壁好像鏡子似的光滑明亮，地板上的氈子非常的厚實，在有一點點底花紋的門簾的後面有一張上等木材做成的桌子，此外還有水汀管子，書架，寬大舒適的沙發椅子，儲物櫃，茶几等……，這真是像一個傢具店裏所陳列的一個模範房間一般。

至於司令官的辦事艙裏，也是值得賴思模驚奇的，裏面可以從各種測表上看到這隻船沉下多深，速率如何，電流如何……所有的一切都有。此外還有一間司令官起居的房間，整齊得可稱為全船的模範室。桌子上有幾封信和幾張紙，壁櫥的門開着，賴思模望見裏面有三套便服，二套藍色的制服和幾件白顏色的禮服，廚的門裏又掛着至少有一打很漂亮的領帶……但是在這裏看不出緊張的情形來，司令官一定是出乎意料地離開這隻船的，沒有時間來檢點要緊的東西，可以帶走一點。在一邊還有一扇狹小而明亮的門，這是通到浴室裏去的；賴思模後來常常的承認，當他走到那間浴室裏去時，使要他驚奇得不得了，他看見裏面有着冷熱

自來水龍頭，淋浴器，洗手缸等等，無不具備，簡直像在大城市樣的大旅館裏一般無二。

他覺得這輩人真會享福，像在家裏一樣享受。德國人却從來沒有這樣福氣，他們只注重使船輕，可以容易地在水裏行動；只注意載重少，可以增高速率。

沒到幾分鐘，賴思模已經在船中的各處巡視了一遍。他知道這隻船還沒有沉沒的危險，大部份都沒有海水侵入。但是他看出在船梢上的敵人，似乎有點強硬態度，有些敵對的空氣起來了，也許在他回到甲板上以前，他們在最後的一分鐘要打開一二隻儲水櫃了？也許因為賴思模在甲板上會要韋白脫交出船來的原故，主任工程師要弄點玩意兒出來了？

在他們回到中艙的時候，平格爾大副手裏執着已經開放保險機關的手槍站在舵柄旁邊，報告他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故發生，只有一個英國兵跑到大輪盤上去從事不知作用的工作，他就立刻用手槍打了他一槍，結果了他……

賴思模向着後面一個測量水平的儀器上注視着，從手指一樣粗細的玻璃中可以看見一種紅色的液體慢慢地升起來了。船身漸漸地沉重，後艙不停地沉下，假使這樣情形繼續下去，不到一個鐘頭，船全要沉沒下去的。

賴思模並沒有機械方面的知識，更沒有修理機械的技術，他簡直沒有方法來控制這間機器室。這樣龐大的一隻外國船，實際上是應該有一個德國潛水艇工程師一起來幫助工作的。

你想一個向來立在甲板上指揮的海軍軍官，對於這些機械學識，怎樣能夠知道呢？抽氣機，通風器和指示儀器一切物件好像都在對他瞪眼，裝氧氣和壓縮空氣的鐵筒，汽壓表，望遠鏡，水平儀等等，好像都在向他譏笑，這種迷惑的技巧啊！

然而，無論如何總得在無法中想出一個辦法來，因為紅色的液體現在還在繼續不斷地向上升起！

賴思模最後決定命令主任工程師修好，他厲聲說着：「我命令你，馬上把所有的儲水櫃關閉起來！」

那工程師做做鬼臉，意思是我所有的儲水櫃現在全都關好，並沒有開放，他只說着：「先生，抱歉得很！」

「後艙！」賴思模簡單的喊着。

那主任工程師很迅速地看了章白脫一眼，好像是在徵求現在船上最高軍官的意見。那紅頭髮的軍官回答着道，「先生，後艙嗎？先撞水雷，後中炸彈！」

賴思模忽然發現在一條寬闊的標尺上，在左邊有一盞紅燈，在右邊又有一盞綠燈，依次間隔排列着。左邊上面又寫着「左舷」二字，右邊却有「右舷」二字。而在各盞小燈下面，又註着：「第一儲水櫃」，「第二儲水櫃」，「第三儲水櫃」等字。啊！一副指示儲水櫃開

關的光學裝置，好極！有辦法了。

這光學裝置上第一和第二兩儲水櫃的上面的紅燈正亮着，使得賴思模一望而知有二個儲水櫃是開放着的。於是他描準着手槍走近那主任工程師，瞪着眼用着德語說：

「左舷第一第二水箱關起來！」

主任工程師就舉起兩手，表示對於描準的手槍並不抵抗，回答道：「我不懂，先生！船上一切並無不合！」

賴思模仍舊忍耐着，他痛恨着，但是不知道到底是誰變成這隻潛水艇的主人翁。他舉起手槍，面上現着忿怒。「不要開玩笑，先生們！我最後命令：速關左舷儲水櫃！」

主任工程師知道這個德國人已經下最後的哀的美登書了，事情已經到了嚴重的關頭，因此又和紅頭髮的韋白脫說了幾句英語，韋白脫點着頭似乎表示同意，命令着後面的人們。立刻有一個機器匠跑到一個很大的左舷輪軸旁邊，履行着命令。二盞紅燈亦立即熄滅。

又過了一分鐘，賴思模注視着水平儀，可惡，怎麼紅色液體還是繼續不斷地上升呢？

賴思模又等了一分鐘，中艙裏的人都沒開口。主任工程師高傲地微笑着，他的眼眼似乎在說：「船終是要沉沒的，先生，不再有別的辦法了！」

這時上面甲板上有人在瞭望塔的門口向着裏面的人說，那是潘魯喜喊賴思模的聲音：他

現在要運最後的一批俘虜到「奈脫貝克」號船上去……

紅色的液體還是不停地向上升着，雖然現在已經慢一些了，但是還是升着。

進水門是關了，水是不能進入儲水櫃了，然而：誰知道第一第二兩儲水櫃已經流入了多少的水？

賴思模突然想到了一個援救的辦法。「壓縮空氣！」他簡短地喊現，「通壓縮空氣到儲水櫃裏去！」

主任工程師臉上的高傲微笑消失了，變成了一付尷尬的嘴臉，他似乎很不願意去做這件事，他推諉着通氣器已經損壞，機械無法修理……

他又指着幾個氣壓表，表上的指針都指在零字上面。這時後面的人們都恐怖地凝視着，他們恐懼這個德國人不再信仰他們，他們恐懼着這德國人手中的手槍。

「好，」賴思模不理着那主任工程師所述的理由說，「從這筒中開放出壓縮空氣來！」停了一會，始終是靜默。終究主任工程師指指這些壓縮空氣鐵筒，恭敬地說：「先生，是——讓我們來試試，不過這些鐵筒差不多已經是空的了！」

賴思模看看壓氣表，的確，已經所存不多了。

但是，沒法中終要想出法子來挽救的，他催促着：

「快一些！」

噼的一響，只是極微弱的一響……但是可以看出來，水平儀中的紅色液體停住不動了！好，一分鐘後居然它降下去了，雖然速度很慢，但是終是落下去……

賴思模又高興起來了，現在他還等着，看看這種情形是不是仍舊繼續下去。

是不是對方已經失掉了他們的機會了，是不是這是最後的企圖，當紅頭髮的章白脫突然走近賴思模微笑地用着響亮的聲調公佈：「雖然如此，但是太晚了！在七分鐘以內，至多十分鐘，這隻船就要炸裂了！」

真是一個聲東擊西的戰略，賴思模想橫豎還有好幾分鐘，所以冷靜地思索了一會後回答道：「我想，你們和我都同歸于盡，先生們！」

好一句自然而大方的話！賴思模在後來常常奇怪着自己，當時在這隻敵國的潛水艇上，處在這樣一個危險的狀態下，竟會想出這句話來！他，一個年青而大膽的德國人，雖然受到敵國人員這樣的作弄，却還是顯出慎重而冷靜的態度和行爲。

的確，賴思模是這樣的冷靜，一些也不顧到危險，他還是向着這個敵方的海軍軍官發問着好幾個問題，像他問：「這隻船到斯卡蓋拉克海峽已經有多久了？」

「十七天。」

「最後從那裏開出來的？」

「倫敦，本來是在地中海。是從直布羅陀調去的！」

「從地中海？」賴思模驚愕地說：「這麼說來，那是你們敗績以後，來增援的？」

「不。」紅頭髮的章白脫瞞着說。當然，戰爭是使得雙方都受損失的。但是這並不能使得戰爭就此終了的，雙方增援……不……用剩餘的力量作戰。章白脫恭敬地握了一握賴思模的手，說着：「我請你飲些交誼室裏的菓汁酒，好嗎？船上還有一些酒，飲了這一些後，不再有機會能在世界上飲了！」同時他又佯笑地看了一眼錶：「還有五分鐘到天堂裏去了！」

「謝謝你。」賴思模簡短地說。「不，他無論如何不願意離開這一間中艙，因為這是一件難得的事：站在一隻敵國潛水艇的中央，和着他們同歸于盡！」他只是注視着那水平儀中的紅色液體。

如果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他將永遠控制着這隻船。對方難免不在最後的一瞬間來向他襲擊，密切的注意，不能放鬆！

對，賴思模不能讓他的戰利品最後就此被他們奪回。他注意着對方每一個人的行動，手槍上的保險門一直開着。當他在必要時，就立刻可以射擊。在他的後面——一個忠實的保衛者——平格爾大副，亦非常鎮靜地準備着手槍。

「只有一分鐘了！」紅頭髮的韋白脫像要死亡似地說着。

賴思模不相信會有定時炸彈就要在一分鐘以後爆發，他認為這是一個最後的絕望企圖，一個聲東擊西的計劃。

「要是你們絕對地存心『時日曷喪』的話，先生們——我也沒有話說。好，我們一起同歸于盡好了！」他冷靜地說。

在一分鐘以後，仍舊沒有動靜，絲毫也沒有什麼炸裂發生。水平儀中已經停止不動，左舷有些側重，使這船身不能平衡，但是這隻船仍是浮着。

賴思模高舉着錶說：「現在，先生，你們的炸彈呢？」後面的機器匠竊竊地癡笑着，他們知道陰謀已經終於失敗了。只有紅頭髮的韋白脫還是不干休地說着：「以後的幾分鐘中還有可能性！」他固執地說着。

賴思模笑了。的確，賴思模笑得很對，完了——終於失敗了！這隻船仍舊浮着，這一個對方的行爲，實在是不能搖動一個德國海軍人員的觀念的！

「全體都到甲板上去！」

現在，對方不再有什麼話可以說了。他們挾着包裹，所有的一切財產，在他們的手臂中，對着船艙再短短地瞥了一眼，好像是說要和它告別了，很敏捷地攀登到上面去。只有這二

個軍官，紅頭髮的韋白脫和主任工程師還遲疑着。

「二位先生，到甲板上去！」賴思模又催促着。

韋白脫還作了一個最後的可憐的掙扎，他說他應該最後離開這隻船，因為他是司令官的代表，現在船上最高的長官。這是符合向來傳下來的航海習慣！

然而，事實表示出來，賴思模現在並不理會這一個航海習慣。這是錯誤的，如果讓他在德國軍官走後弄出些毛病來，船還是要沉的。不，現在船上的主人翁是賴思模，這個敵方的軍官不是主人翁，只是一個俘虜，不能再有什麼作爲……

「請！」賴思模尖刻地說。

這一個對方的軍官感覺到現在已經無能爲力了，他是全盤都輸了，他的船對於他是只好放棄了。他必須要服從。

當他們跟隨着平格爾大副爬出瞭望台離開這隻船以後，賴思模還單獨地一個人留在中艙一分鐘之久。這是何等偉大的一分鐘啊！他是勝利了，這隻船是在德國人的掌中了！

賴思模感覺到非常的年青，得意和幸運。當他現在在登上甲板以前，他說——這句話正和半小時以前卡得隊長所說的一樣：——

「我們的潛水艇！」

後來據人說，當他們在凱旋的路上時——那隻敵方的潛水艇被「奈脫貝克」號潛水艇捕捉艦拖曳着回去——在同一日子的傍晚到達根據地的港口——遠近跑來看那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偉大戰利品的數千人齊聲地慶賀歡呼着。

這是偉大的一天，一九四〇年五月中的一個星期日！

新

書

預

告

潛水艇

掃雷艦

降落傘下

飛機

偉大的戰蹟

關於科學

日耳曼婦女

德意志時人傳

德意志一瞥

保衛祖國的青年

戰事知識叢書之二

潛水艇

定價每冊三元五角

編譯者 葉之安 趙彙人

出版者 國民圖書編譯社

經售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光明書局

兄弟圖書公司

五洲書報社

全國各大書局

1222

中華民國卅貳年四月廿四日出版

17.6
14